

# 是什么突然让你放弃一段感情？

我跟前任分手，是在 5.20 的第二天。

分手原因有点难以启齿。5.20 当天，我付的房费，这也就算了；我们没带东西，临时用了酒店的，前任却本着不浪费的原则，逼着我一起用完了盒子里的第二件，体验很糟糕，这也就算了；到了第二天，退房的押金竟然被他眼睛不眨地装进了腰包。

动作之行云流水，前任就这么变成了前任。

一气之下，我打包了所有行李，结束了长达七年的北漂生活，回到老家所在的三线城市。

我很快找到了工作，在一家互联网公司承担管理工作。

跟团队短暂磨合后，便投入到了新的项目中。我一个同事搞错了一个参数，导致整个项目进度延误。我赶紧跟甲方对接的客户领导道歉，带着团队加了整整两个礼拜的班，终于把项目进度赶上来了。

甲方的客户领导则对我很宽容。他看我有点战战兢兢的样子，拍着我的肩膀安慰道：「你的能力有目共睹，放轻松点，项目

最终会顺利的。」

我感动得差点热泪盈眶。三线城市就是好，连甲方领导都变得好说话了。

工作方面还算顺利，大龄单身的压力却爆表了。

女，二十九岁，在我们市，好多人二胎都生完了。

而我，下礼拜满三十岁。

在古代，三十岁的妓女要么升职为妈妈桑，要么打算辞职从良了。可我，还是单身狗。

工作之余，相亲不断。

可中年相亲对象，实在一言难尽。要么太丑，大肚或秃顶；要么离婚有娃，背景太复杂；要么家庭条件太差，我还没有高尚到想扶贫；要么性格跟我不太对盘，沟通障碍；要么家庭条件尚可，但花钱太抠搜；也有四平八稳挑不出什么错的，可长相上我又没感觉。

当然，经历了前任，我最不能忍的，还是抠搜男。

尽管相亲均以失败告终，我对相亲却并不排斥。因为，我把每一次相亲，都变成了发展客户的机会——我们公司规模比较小，老板鼓励每位员工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，顺便拉拉业务。

这天，我和我妈散步的时候，偶遇我妈一个老姐妹王阿姨。俩老年妇女聊起来，又在聊介绍对象的事。

王阿姨说：「这小伙子今年三十五，个头高，一表人才的样子，工作也干得不错，在公司里位置都做得老高了，收入没得说。唯一一点，离异有娃。可是也不用担心，因为孩子跟着她妈妈生活呢。」

我妈一听「离异有娃」就不高兴了，「带孩子的男人，就别介绍给我们家梁小雨了。」

我却不愿放弃这个拉业务的机会，忙让王阿姨把那人的微信推给我。

点开微信名片，我哑然失笑——这人不就是甲方的客户领导刘占辉么？我不禁在脑海中搜索起他的形象，每次见他，他都是西装笔挺、清清爽爽的样子，完全不油腻，一看就是家里有老婆收拾的男人。他竟然三十五岁，还离异有娃？

上次我犯错，他徐徐开导我的态度还历历在目。我忽然回忆起他拍我肩膀时温厚有力的手掌，和他说话时低沉浑厚、富有磁性的嗓音。

如果相亲对象是他……我内心忽然一动。自分手以来我第一次觉得，是不是可以打破自己之前择偶的条条框框？

这一次我决定相信自己的感觉，使出 IT 直女的洪荒之力撩他，「刘总，没想到我这个单身狗相亲相到您这儿啦。」

等回复的几分钟里，我的心怦怦直跳。

「不见面怎么能叫相亲呢？」他回复了这么一句话。

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他直接打电话过来约我周六下午看电影、吃晚饭。

我没矜持，马上答应了。

结果那天下午，刘占辉告诉我他临时要加班。他提议要不改天，不然可能会等他很久。

我鬼使神差地说：「没关系，我等。」

于是，我一个人去看了电影，是个缠绵悱恻的爱情片。旁边情侣喁喁私语的时候，我竟然在幻想有一天我和他也会这么亲密。看完了电影，我又一个人去他们公司附近的商场里逛了逛。路过一楼化妆品展柜前，破天荒地，我被柜姐忽悠住了。柜姐给我免费修了眉，化了妆——我一口气在她们家买了粉底、眉笔、遮瑕膏等一大堆化妆品原料和设备。

当我把自己拾掇清爽，悠闲地在商场咖啡厅喝咖啡时，忍不住嘚瑟地给闺蜜帆帆发了一张自拍。

帆帆秒回我，「化妆了？终于开窍了？什么情况，从实招来！」

我把刘占辉的情况简要描述一番，帆帆那边却没动静了。

我打电话给她，让她有话直说。

帆帆这才说：「小雨，趁你还没有正式开始这段感情，马上结束，走人。」

如同闷头一棒，我说：「就因为他已婚有娃？」

「对，就因为他已婚有娃。」

「我现在还不知道他具体什么情况呢。」

帆帆的语气不容置喙，「不用问。作为一名已婚二娃妇女我告诉你，他俩有孩子，只要他跟他前妻当年不是闹得老死不相往来才离婚的程度，你一辈子都会感觉甩不开他的前妻和孩子。」

我不服气，「这年头，不要以为跟男人生完孩子就怎么样了，一儿一女的离婚夫妇多了去了！」

帆帆在那边半晌没出声。

我也觉得自己刚才的话说得过分了，连忙找补，「当然你和你家娃爸除外。」

「以前你不是二婚有娃男绝不考虑的么？」帆帆叹了一口气，「一定长点心眼，弄明白他的离婚原因，前一段婚姻的财产分配，以及孩子的抚养责任。」

2、

当晚七点后，我等来了刘占辉。他一到就连声抱歉，生怕我吃不饱似的，点了一大桌菜。

我跟他开玩笑，「菜点得那么多，一会儿你不会偷偷跑了让我买单吧？」

刘占辉朗声大笑，笑着似乎意识到了什么，试探性地问：「曾经的男朋友干过这事儿？」

我不好意思地承认了，「一到结账的时候，他经常就装作玩手机，然后我就默默去买单了。」

刘占辉看着我，眼里满是笑意。

我被他看得不好意思，拿起桌上的杯子低头喝水，却感觉头发被温柔地摸了一把。

复习一遍我的简历，我大学时读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，后来毕业后进的 IT 大厂，再到现在的公司，IT 部门男生比例一直远高于女生比例。

多年来，班里男生基本都叫我「小雨哥。」

异性撸我头发的频率不低，但待遇一般是我的反手一拍，再顺便啐几句。

而此刻的摸头杀，却让我全身都软了。

我马上提醒自己要清醒，不就一个摸头杀么！套路！都是套路！别那么没出息，赶紧振作起来！

我努力甩掉自己的小情绪，转而问他离婚的原因。

这个夜晚，刘占辉把他所有情况都对我敞开说了。由于性格原因，他和前妻婚后经常冷战，到后面俩人感情渐渐淡了。

前妻提出分手，离婚时房子和女儿归了前妻，家里现金对半分。

这几年他玩命工作，又买了一套房按揭。

我想起了帆帆的话，索性问个清楚，「冒昧问一下，你每个月给你女儿多少抚养费？」

他的眼神里涌起了一丝内疚，「现在希希读小学，上了两个课外兴趣班。我和她妈妈说好了，大笔的费用，比如教育、医疗都五五开。每个月还有三千块钱生活费给希希。每两个礼拜，我从周末中抽出一天，接希希出来玩。」

说完，他颇为无奈地看了看我，「有没有被吓退？」

我摇摇头。

如果没有前任打底，也许我会被他每个月雷打不动花在前妻和女儿身上的钱吓退。

可是，经历了前任，那一瞬间的刘占辉，我只看到了他诚实、坦率、有担当、负责任，以及特别 man。

一个对前任仁义的男人，对现任也差不到哪里去。

我当时的眼神一定出卖了我。

因为，他又揉了揉我的头发，叹了一口气，宠溺地说：「现今社会，像你这样朴实的女孩不多了。」

我故意正话反说，「你看错了，我其实是拜金女！」

刘占辉嘴角浮起一个微笑，「以后我们结婚了，除了补贴给她们的钱，剩下我赚的所有钱，全部上交。」

他的话让我有点害羞，「脸皮厚不厚，还结婚呢，谁答应跟你在一起了？」

话虽这么说，当天晚上，我们就接吻了。他的吻潮湿又灼热，充满了欲望。

我，欲罢不能。

我们的感情突飞猛进。

我们在一起后不久，我跟他一起见了她五岁的女儿希希。小姑娘聪明伶俐，小脸特别白。见面第一次，她就偷偷告诉我，让我别担心，放心当她爸爸的女朋友，因为她妈妈也有男朋友了，没工夫理她爸爸。

刘占辉得知后说：「希希妈妈有一点好，特别有界限感，从不在孩子面前说我的坏话。我跟她除了必须交流孩子情况时联系两句，平日里从不联系。」

总之，绝对没有藕断丝连。

谈了快半年，感情渐渐稳定下来，我和刘占辉都有了结婚的打算。

帆帆百思不得其解，「你跟前任在一起那么多年，也没有打算结婚，怎么跟老刘在一起这么点儿时间，就打算结婚了？」

理智上考虑，有年龄的原因，也有物质条件成熟的原因。

而更重要的原因是：跟刘占辉在一起时，我没有一刻觉着自己「雨哥」。我也不会记得自己叫梁小雨，是一名 IT 女码农。我们在一起的时时刻刻、分分秒秒，我完全忘了自己的名字、职业、年龄、历史……而他对我说的话，看向我的眼神，让我强烈地感受到，我只是一个女人，爱着一个男人。

这种感受，与认识时间长短无关，与外在条件无关。

它的发生猝不及防，打破一切框架、规则、世俗、自我预设及他人预设。

如果这都不是爱情，那什么才是？

而我们真正在一起之后，我才真正懂了，张爱玲的《色戒》里，「每次跟老易在一起，都像洗了个热水澡」这句话是什么意思。还有一句我没说，两个装的 T，我们用起来完全没压力。

帆帆已然听得咂舌，「你赶紧嫁给他吧。毕竟，这年头的婚姻，不是谁都有洗热水澡的奢侈。」

3、

最大的反对声音来自我爸妈。

我带刘占辉回家前，跟他们沟通过。

俩人异口同声地说不行。尤其是我妈，差不多捶胸顿足，「当时王阿姨要给你介绍这人，我的心脏就猛地一沉，现在看来纯粹预感不好！你当初说为了拓展业务去认识，我就没阻拦，真是悔死我了……」

我心里偷笑，「你当时逼我结婚时，不是说男的、活的都可以吗？」

我妈翻脸不认账，狠狠瞪我，「我那是气话你听不出来么？！」

她叹口气，细细问起刘占辉的各种情况。听完了后又哀叹，「他这人吧，倒也是好人。可他女儿太小，后妈不好做，你可有得磨的。」

我忍不住替刘占辉辩护，「他前妻很有界限感，一般不来打扰我们的生活。」

我妈只是冷笑，「话别说太早，那是没有遇到事儿的时候！一旦孩子有点什么事儿，那可是天大的事儿，你到时候看看她来不来打扰你的生活！」

「孩子能遇到什么事儿？」

「孩子的事儿多了去了，小的时候头疼脑热，发烧生病，青春期跟人吵架、打架，早恋，考试不及格，考试作弊……」

我翻了个白眼，我妈越说下去越夸张。

我爸等我妈说完才说：「小雨，每段婚姻都有困难的地方。二婚，可能难处更多一些——你真的想好了吗？」

我妈使劲拍了我爸背一下，大声道：「你这就同意啦？！」

我爸的嗓门也不自觉提高了，「孩子大了，不同意怎么办？女大不中留，留来留去留成仇。小雨对待这段感情那么认真，现在我们不同意，她以后死活不肯嫁人，你负责？」

我妈气得又使劲拍了我爸几下。

我爸说完，倒是神定气闲地喝起茶来。

我忍不住笑了。

刘占辉倒是老早就带我去过他们家了。

他爸妈、他姐姐、他的七大姑八大姨对我都非常满意。我完全没想到，他的家人挺通情达理，任何家务活儿都不让我做，还一个劲儿地逼着我吃吃吃。

第一次去他家，刘占辉他爸做的炸大虾太好吃，我能说第一盘基本我一个人吃完的么？

结果他爸看我爱吃，又给我炸了第二盘。

第二盘没吃完，刘占辉他妈拿了饭盒给我装了回去，还顺带装了卤好的牛肉、鸡翅、鸡爪、豆腐一大堆卤货。

看在他们这么热情的份儿上，我也就没把自己当外人，全部收了。

后面每次去他家，都是又吃又拎。

连帆帆都羡慕我，她婆婆不从她家冰箱里挖东西就不错了。

我爸妈开口同意后，老刘他们家一大群亲戚按照风俗上门提亲，还主动提了彩礼的事，话里话外，生怕我作为大姑娘嫁过去受委屈。

总之，虽然我们的情况是一婚嫁二婚，但反而没有情侣双方都是一婚时在网上海常看到的因为彩礼、房子、结婚典礼等问题的撕逼。

领证前，我们找了律师公证。刘占辉那套房子的房产证，加了我的名。

而我那套，他说留给我作为婚前财产。他的原话是，「老婆都是我的了，房子不也就是我的么？」

我从来没有那么心安过。

领证后，我们忙着准备婚礼的各种琐事，拍婚纱照、选婚庆公司、装修新房、订购结婚礼服……除了拍婚纱照，我自己亲力亲为之外，其他的事，要么我爸妈，要么刘占辉他们家帮忙处理了，就连结婚礼服，都是帆帆陪我去选购试穿的。

没想到，我这个几乎不讲究浪漫的工科女，竟然拥有了童话一般的婚礼。婚礼上，当我爸把我的手交到老刘的手里时，我情

不自禁地留下了幸福的泪水。

美中不足的唯一一点是，刘占辉太忙了，我们没有马上度蜜月。他说，等忙完这阵，过年时我们一起休假去三亚玩。

我没有太放在心上，只要两人感情好，什么时候出去玩都一样。

反而整个婚礼，让我过意不去的事情是，刘占辉他们家为了照顾我的情绪，都没有让希希出席婚礼。

后来我才得知，希希在我们婚礼那天发高烧，折腾了一晚上。直到天亮，烧才退下去。

我很内疚。

4、

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小孩儿都很难接受自己的父母有了新的家庭，最近这两个月，我经常听到刘占辉说希希身体不舒服。

我也就付之一笑。

婚后的生活，虽然有些小的磕磕碰碰，但总体仍然是平静而幸福的。

直到在我妈和帆帆成天催生，催得我不得不开始泡脚、喝中药调理身体后，发生了一件事。

这一天，我从我们市最大的三甲医院的四楼中医科，拎了满满一大包熬好的中药出来。

药太沉，刚到了一楼门诊大厅，装药的塑料袋的拎手就破了。狼狈不堪的我正准备回去再找护士要一个结实点的袋子，忽然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——我的新婚丈夫刘占辉。

他对面站着一个中年女人，衣着朴素，头发蓬乱。

不知道两人说了什么，中年女人的情绪忽然崩溃了。她肩头耸动，身体猛地向前倾斜，朝刘占辉靠了上去。而刘占辉，却完全没有推开她的意思，反而腾出一只手，用力回抱住她，还拍了她的背几下。

我看懵了。

手一松，装中药的塑料袋「撕拉」一声全破了，里面的药稀里哗啦散了一地。

这个女人是谁？俩人如亲人般关切而自然的动作，属于老夫老妻才有的氛围。我的直觉是她就是刘占辉的前妻。

刘占辉不会那么快就跟前妻死灰复燃了吧？如果真是这样，那我对于他来说，又算什么呢？

我妈中午让我去她那儿吃饭，我失魂落魄地去了。

我妈果然看出来我有问题，「你跟小刘吵架了？」

「没有。」事实没确凿，我还不想说，可情绪出卖了我，没出息的我哭了。

我妈问我到底怎么了。

我没忍住，说了刚才在医院看到的一幕。

我妈勃然大怒，马上打电话叫刘占辉过来。

我伤心、不安，半崩溃，等待他揭开底牌。

傍晚，刘占辉才到。

瞅着他灰暗无光的脸色，我心里一沉。

我妈没管那么多，「我就单刀直入了，你今天早晨在医院跟一个女人搂搂抱抱的是什么意思？」

刘占辉动了动嘴唇，艰难发声，「对不起，妈。今天我跟孩子妈妈在一起。医生怀疑孩子得了……白血病。」

5、

这消息如平地起惊雷。

我和我妈异口同声地「啊」了一声，我不由得想起了希希总是苍白的一张脸。

我爸反复念叨着，「怎么会得病呢？」

我妈问道：「确诊了吗？现在孩子情况怎么样？」

刘占辉声音哽咽道：「还没，但出现了很多症状，各种指标也不好……孩子已经住上院了。」

我忽然觉得自己兴师问罪显得特别小题大做。我擦了擦眼泪，「之前怎么没听你说起过？只听说希希最近这两个月经常发烧。」

刘占辉叹口气，「我们都以为她只是感冒发烧身上疼，一直没去医院，压根就没往那方面想。直到昨天，她妈妈给她洗澡时发现她身上有瘀斑，才带她去医院看，谁知……」

那天，我和刘占辉回家以后，他又关上门打了好久的电话。

老刘很内疚，一晚上都在自责。他总觉得是自己做错了什么希希才生病的，「我还是陪孩子太少。有次希希告诉我她头晕，我还怪她妈妈没有注意营养。现在想来，那时她就生病了。」

老刘告诉我，自从希希生病后，老刘前妻的小男友一溜烟跑了。他用商量的口吻道：「爷爷奶奶一口气拿了三十万当作医疗费，说后续如果需要，他们还会再出钱。我想，每个月再多给希希两千块钱生活费——你不会介意吧？」

我其实有点介意，但我说不介意。因为我知道，即使我介意，依着老刘的性格，也会通过其他方式补偿她们母女。

老刘累了，终于沉沉睡去。

而那天晚上，我失眠了。

我清醒地意识到，因为希希的病，我和老刘这个家，绝不可能如往常一样平静而幸福了。

希希确诊了。

我把最近家里的事告诉帆帆，她目光沉重地看了我一眼，长叹一口气。

我忍不住说：「我当初应该听你的，就不应该开始。」

帆帆感叹道：「缘分来了，摊上了也是没办法。中国家庭，天大地大，孩子的事最大。老刘他怎么打算？」

「治呗。」

帆帆看着我，眼眶红了，「你这日子才好过一点儿……」

我摇摇头，不让她说下去。

老刘本来就很忙，现在他更忙了。

除了忙工作，还忙着跑医院。

我在家里，见到他的频率急剧下降。

见到时，我都会反复确认他的脸色，才敢小心翼翼地问一两句希希的病情。我主动提出过想去看希希，老刘说疫情期间，避免交叉感染，医院不允许探视病人，陪护的家长也只能有一位。

「都是孩子妈妈照顾，她上不了班了吧？」我忍不住问道。

「希希妈妈请了长假，孩子外公外婆轮番去陪。」

老刘使劲抱了抱我，「这段时间，委屈你了。」

没出息的我，他就这么一句话，心里又暖了。

短短几个月，沧海桑田。

快过年了。

之前我完全没想到，新婚后的第一个新年，会过得如此沉重而沧桑，中年味道十足。

之前计划的三亚蜜月之行，毫无疑问，搁浅了。

家里出那么大的事，我理解他没有心情。

虽然我非常想放松一下，但是我知趣地连提都没提。

我跟着老刘去公公婆婆家时，他们家人也会讨论病情。大家都在各种猜测，希希怎么会生这样的病，又会回忆起希希小时候的种种可爱举动。

说着说着，婆婆和大姑姐还会忍不住抹眼泪。而公公则大喝一声，「人好好的，别说这些有的没的！」

我插不上话，有种强烈的自己是这个家外人的感觉。

过了一段时间，听说希希病情稳定下来出院了。

老刘也会偶尔地，抽空陪我逛逛街、看看电影。

我们好久没有亲热了。

我承认，那天我是蓄意，让他陪我一起在电脑上看《色戒》。

看完了，我把那句经典的热洗澡告诉了他。于是，我们那天，久违地痛痛快快地洗了一次热水澡。

我窝在老刘滚烫的怀里不愿起来，「希希不是出院了吗，她住院时候我就没看她，我想去看看她。要不接她过来玩几天？」

老刘身体明显一紧。

他抚摸着我的头发说：「她现在很脆弱，医生说要注意保护。她妈妈不让她见其他人，就连我，也是孩子闹着非要见才能见一面。」

我有点失落，但同时感到一阵轻松。

坦白说，我也没想好，怎么面对生病的孩子。

希希现在最不想见到的人，应该就是他爸爸身边的女人——我吧。

希希又住院了。

我很担心，刘占辉却反而安慰我，那是下一阶段的治疗。

他没有像希希才生病时，经常见不到人。

他抽空会陪我。上周末，我们一起逛商场，他见我喜欢盲盒，大手一挥，竟然给我买了一整套。

我还笑他，这样就失去了买盲盒的精髓：不确定性。

但他说：「生活已经给了我们俩太多的不确定性，就在大家都追求不确定性的这件事情上，我们追求一点点确定性吧。」

我看着他，心里涌起了稳稳的踏实感觉。

纵然有他前妻及女儿，我相信，他一定也会顾我周全。

那段时间，我过得平静而充实，一切都有条不紊。

一天早上醒来，我忽然惊觉，大姨妈已经迟到半个月了。

验孕棒上出现醒目的两道杠。

我想马上告诉刘占辉，可他已经开车出门了。

我索性去医院检查确认一下，到时候把医院的检验报告单放在他面前，让他好好高兴一下。

我请了一上午的假，美滋滋地出门去医院。

医院人多，我抽了血在医院附近瞎晃荡等待结果。

没承想，竟然看到刘占辉从医院旁边的一个小区里出来了。我满心狐疑，他来这个小区干什么？他步履匆匆，往地铁站方向走去。

还没等我缓过神来，他前妻也从小区里走出来了。与他不同的是，他前妻直接往医院方向走来。

我忙拉低了帽子，戴正口罩，仿佛是我做了见不得人的事情。

这一幕，破坏了我一上午的好心情。

后面，等我拿到结果，医生祝贺我怀孕了，给我交代各种注意事项时，我都没啥兴奋的感觉。

我犹豫了，没有第一时间把确诊怀孕的消息告诉老刘。

我觉得首先要确认一些事情。

我开始疯了一样找证据。

趁老刘睡着以后，我拿着他的手指头解锁手机，微信里找不到出轨证据。

我妈对我的婚姻从来都不看好，我更没敢告诉她这些。

但我实在需要一个出口，没办法，我只好告诉了帆帆，「有没有可能，我想多了，他们只是去商量事情？」

帆帆倒吸一口凉气，「就算是俩人商量孩子的事情，也不用去小区商量吧？找个咖啡馆不行吗？」

我想不通，「他俩就算旧情复燃，直接开房不就好了，去医院附近的小区里干什么？」

帆帆想了想说，「现在开房都要身份证。老刘的心思太缜密了，他去开房，必然要留下记录。」

我哀号，「至于这么小心吗？」

帆帆也很无奈，「你自己觉得呢？要不你就直接问他？」

我不敢。

我害怕好不容易握在手里的幸福就这么散了。

这一次，我打算，先找到真相再说。

可，该如何查起呢？

帆帆的话提醒了我，开房必有记录。不管老刘开没开过房，我都要仔细查一查。

事情紧急而重大，我花高价找了私家侦探。

一个星期之后。

侦探查出来的结果，比我想象的还要糟糕。

我的老公刘占辉，确实没有跟他前妻开房。

他只是，每个月有几天，雷打不动地去医院附近的小区，与他前妻相聚。对，就是上次，我看到他和他前妻一前一后出来的那个小区。

他们一起租了一套小公寓。

我看了一下租房的时间，跟希希发现生病差不多同一个时间。

而这一切，他一个字都没跟我吐露。

一阵寒意朝我袭来，他把我当成什么了？

我问侦探，「除了陪孩子，他在那房子里面干吗？」

侦探说：「他家里面没有安装摄像头，他在里面做了什么没查出来。但是我查到了他前妻的一些情况。」

侦探黑了希希妈妈的账号，手指滑动 iPad，照片一张张在我眼前滑动。

排卵试纸、验孕试纸、进口的叶酸、进口的牛奶……不得不说，她的某宝购物清单跟我的倒挺类似。

我差点晕过去，「她打算怀孕？」

侦探点点头，「似乎是的。」

侦探补充道：「她还换了家里的洗发水、沐浴露，以及全套护肤用品。」

我定睛一看，全是我用的牌子。

敢情是怕我闻出来刘占辉身上她的味道？

不用侦探再解释什么了。

希希的爸爸和妈妈，为了瞒住我这个外人，真够处心积虑的。

我的手轻轻抚着自己依然平坦的小腹，心里百味陈杂，这个孩子来得还真不是时候。

但是该摊的牌，必须得摊。

6、

我语气严肃，对刘占辉说，有事要和他谈谈。

他难得见我严肃，还跟我打趣。我摆摆手，让他面对面坐下，告诉他，「第一件事，我怀孕了。」

刘占辉欣喜若狂，凑过来就要抱我，问我什么时候发现的。

我推开他，语气平静，「一个礼拜以前。」

刘占辉觉出了不对劲儿，他缓缓坐下，「为什么不第一时间告诉我？」

我眼睛定定地看住他，扔出第一张牌，「因为我的新婚丈夫，跟他前妻租了房子，新安了一个家，打算要二胎呢。」

刘占辉脸色大变，他拉住我的手，「不是你想的那样！」

「那是怎样？」

「说来话长。」

「没事儿，再长我都听着。」

原来，在希希查出生病后不久，医生建议他们，最好在医院附近租房子。因为血液病属于慢性病，治疗时间长，病情复杂。住得近，孩子住院时方便照顾；孩子出院后，也比较容易见到医生。

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医院附近租了房子。

我点点头，扔出第二张牌，「可是希希妈妈，为什么要买排卵试纸之类的东西呢？别告诉我她测着玩，这理由我可不信。」

刘占辉嘴唇颤抖了几下，没出声。

看来是真的，我彻底绝望了。

刘占辉大步过来，一把抱住我，「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！」

「那你们是不是要再生个孩子？」我挣扎着说。

「是。」他倒痛痛快快地承认了。

「我们是为了救孩子。」

「救孩子？」

「希希妈妈查了很多文献，针对希希的情况，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下来最彻底。据说同父同母的兄弟姊妹的脐带血，治疗效果最好。」

「所以你们俩就偷偷造人？！」

老刘沉默了。

「你爸妈知不知道这事儿？！」

老刘还是沉默。

我的泪大滴大滴地往外迸，「敢情全家就瞒着我一个人？所以你是怎么做到的？跟她睡完了跟我睡？不管你们是为了什么高尚的原因苟且，我现在真的觉得很脏！」

老刘也哭了，「你跟她不一样。不管你相信不相信，我跟她做那件事，完全不带感情，纯粹为了完成任务……我跟她只剩下了亲情，早没有爱情了。」

我心如刀割，问了一个我非常不愿意知道但又不得不问的问题：「她……怀上了吗？」

老刘说：「现在还不知道。」

我擦干眼泪冷笑，「如果没怀上，你们还要打几次高尚的P？」

老刘忽略了我的刻薄，「不会。不会再有一次。」

「对不起，小雨……」老刘还在道歉，可我一个字也听不进去了。

我很纠结，查了相关资料，治疗这种病，要看配型结果。就算老刘前妻成功生下孩子，配型不成功会如何？莫非再生一个？成功了呢？加上我肚子里的孩子，老刘岂不是要承担三个孩子的费用，其中一个病孩子，一个私生子。老刘的收入在我们当地是不错，可是负担三个孩子，家里就很拮据了。

如果，我现在没有怀孕，一定毫不犹豫地离婚。出于人道主义的精神，之前他许诺我的什么房子一半，什么工资上交，我可以全部都不要。

可是……我肚子里的孩子，也是一条生命，能说不要就不要吗？

7、

当我看到 B 超单子上小得黑点般的胎芽时，我忍不住又哭又笑起来。

那一瞬，我忽然理解了老刘前妻。当孩子是一颗受精卵时，母亲都那么在乎，那么欣喜若狂，更何况是自己养了那么多年的孩子，哪儿能眼睁睁看她去死？

可就在我理解了没五分钟，同在医院妇科候诊室的显示屏上，我看到了老刘前妻的名字。

我直接质问老刘，是的，老刘的前妻也怀孕了。

我实在下不了决心，把帆帆约出来商量。

帆帆眼珠子差点瞪出来，「她就没有别的办法了？别告诉我为了救孩子，所有这种情况都要再生一个孩子。」

我看资料看得半懂不懂，勉强解释道：「这种治疗跟一个什么配型相似度相关。听老刘说，他们全家都去做了配型，也是奇了怪了，没有一个人能配得上。用陌生人的，只能等中华骨髓库的通知。如果都没有，就要找脐带血了。」

帆帆摇头，「所以她就冒险再偷生一个？」

至此，我只能叹气。

帆帆说：「我忽然想起来，你不是也怀孕了么？如果只是需要脐带血的话，她完全没必要生啊。」

我回忆起看过的资料，「脐带血的话，同父异母脐带血配型成功的概率没有同父同母的高」。

帆帆想起了什么，「好像是。你还记得有个电视剧叫《血玲珑》吗？里面的母亲为了救孩子，打算再生一个孩子找脐带血，可是上一个孩子不是她丈夫的……」

说到这儿，帆帆也叹气，「你怎么想？」

「理智告诉我，如果不想有这些勾扯和后续的麻烦，应该果断打掉孩子、离婚。可是这样的话，一是担心自己万一以后没机

会当妈妈了；二是有点不甘，那么多年好不容易才遇到老刘，舍不得这段婚姻。

「我很纠结，如果不离婚，难道任由他前妻把孩子生下来吗？我是不是应该跟老刘谈好，在救人这件事情上，上限是花多少钱？」

帆帆摇头，「这事是无底洞，没什么上限的。从法律上看，如果她前妻真把孩子生下来，你可以搜集证据告老刘重婚了。」

「所以，那个孩子不能生？」我于心不忍。

「作为母亲，我理解她的做法。可是她的做法，又确确实实危害到了你的利益。这个孩子，肯定不能生。你得把你的观点拿出来，建议他们等中华骨髓库的配型。这个是原则性问题。」

我还在摇摆。

帆帆翻了个白眼，「你脑筋清醒一点好不好？这么不明不白地过日子，你这一辈子就搅和不清了。你得想好，你当一个孩子的后妈也就算了，你真的确定，要当两个孩子的后妈？而且其中一个私生子，一个是病孩子，你真的确定吗？」

我长叹一口气，感慨道：「没想到真实的婚姻是这样的。早知道是这样，我压根儿就不会憧憬。」

帆帆也长叹一口气，「你爸妈知道他们偷生孩子这事了吗？」

我苦笑，「我还没说，估计我妈知道得跳起来吧。」

当我还在苦苦纠结的时候，没想到婆婆找上门来了，拎了一大篮子土鸡蛋和两条鲶鱼。

一上来就先说，为什么怀孕这种大喜事也不告诉她一声。然后问起我的各种反应，让我好好休息，再然后话题就不经意地转到了希希的事情上，先肯定了我的委屈，又夸了一通我的大度，最后才问：「你怎么想？」

我怎么想？他们真的在意我怎么想吗？

我平静地说：「我很同情希希和她的妈妈。但是，那个孩子不能留。」

刘占辉吃惊地看着我。

婆婆拍了拍大腿，惊得差点跳起来：「你自己也是要当妈妈的人了，怎么能那么残忍呢？」

残忍的人真是我吗？

我想问一句，你们对我，不残忍吗？

婆婆继续苦口婆心地劝我，人不能见死不救。等希希妈妈生下孩子以后，不用刘占辉管，孩子自有外公外婆管。等我生下孩子，她一定帮我带娃，也不要我操心，「你跟占辉是合法夫妻，妈的心肯定向着你。」

「是吗？您还记得我跟您儿子是合法夫妻？那您儿子跟不合法的前妻生孩子，算什么呢？」

婆婆明显被我的话堵了，她又换了一个方式，说起「救人一命，胜造七级浮屠」的道理来，「你现在自己也怀着孕，就当是为肚子里的宝宝积下福。」

我已经懒得吐槽了。

婆婆继续，「有时候，事情得看长远一点。等以后希希病好了，事情就慢慢好转了。等以后你生的孩子长大了，他就有两个兄弟姊妹了。虽说是同父异母，可也是亲兄弟姊妹。现在这年代，三个姊妹太珍贵了。」

婆婆说了什么，其实我没有太介意。

我更介意的是，刘占辉的态度。

自始至终，他缄口不言。

这意味着，这一切他都默许，甚至他完全同意。

我恶意地揣测了一下，在这件事情上，他吃亏了吗？并没有。虽然婚前开玩笑说我要当拜金女，而实际上，在经济上我一向自给自足，从未向他伸手要钱。

反而因为这件事，他还多收获了一个孩子。

我的后背一阵阵冒冷汗，婆婆还在絮絮叨叨不停嘴地说。我只觉得空气污浊不堪，一股一股的气流在我体内四处乱窜，我坐立难安，已经听不清婆婆在说什么了。忽然，我的小腹一阵剧烈的疼痛，我忍不住痛叫出声……

后面发生了什么，我不太记得了。

8、

我睁开眼睛，眼前一片纯白。

白得刺眼。

输液瓶，手上的针管。

背景音是监护仪器的「滴滴」声。

我躺在医院病床上，我妈和帆帆都在，俩人两眼通红。见我醒来，帆帆边说边流泪，「太好了，你终于醒了。」

我意识到发生了什么，眼泪夺眶而出。

我妈赶紧说：「小月子里，别哭。」

是的，在激烈的冲突以及大起大落的情绪起伏中，我流产了。

而在这件事情上，最难过的人是我妈。

她说：「早知道我就不逼你相亲了。」

她还说：「现在看来，不结婚也挺好的。」

刘占辉来看了我几次，我妈和帆帆都没给他好脸色。他提出晚上陪床，我妈不让，「你还是好好陪你家小姑娘去吧。」

被拒绝了几次，他也就不再提出陪床的事了。

只每天来看我两次。

早一次，晚一次。

而我，不想看到他。

他来了，我偏过脸不看他；他跟我说话，我也懒得搭理。

第三天，他终于受不了了，对我妈说：「我想跟小雨单独说几句。」

横梗在我们之间的问题，始终要解决。

我想了想，便同意了。还没等他开口，我就告诉他，事到如今，他前妻一定要把孩子生下来救人，我心里才过得去。

老刘很感动，安慰我说，以后给我的爱不会少。又劝慰我，我还年轻，以后我们也一定还会再有孩子，「现在关键是，你得先把身体养好。」

养身体这条建议我倒是听进去了。

我心里已经打定了主意。

9、

一年以后，老刘在朋友圈发了一条状态。这条状态写道，在医护人员的帮助下，配型成功，希希暂时得救了。

他又另发了一条，只有几个字，「谢谢大家，尤其谢谢你。」

我懂，他谢的人是我。

在我流产没多久，我跟老刘正式提出了离婚。

老刘不答应。他说，他会更努力地挣钱。他说，孩子的外公外婆绝对会全力相助，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太大的影响。他说，他家里都看到我受了委屈，以后会加倍补偿我……他最后说：「我会协调好各方面的关系，不会再让你受委屈。」

「相信我。」

我没法相信。

我们离婚不久，老刘就复婚了，他前妻又生了一个女儿。

房子他卖了，他仍然执意要分我一半。不过，想到是治病救人的钱，我一分没要。

据说，刘家每个人说起我来都很感动。

帆帆说我是特蕾莎·梁。我很明白，我并不是伟大，我只是不想再掺和在这件事情中罢了。

如果说，从这段感情中我学到了什么。那就是，男女之情在血缘亲情面前，简直轻如鸿毛、不值一提。

老刘的那条状态，我既没有留言，也没有点赞。

他小窗找我，留下一句话，「我这辈子，最对不起的人就是你。下辈子，我再来补偿。」

可是，有下辈子么？

手机提示，又有新信息。

原来是万年不联系的前任。

他问我过得好不好。

我说还不错。

我和他东拉西扯地聊了几句后，他说，他打算结婚，最近要装修房子，问能不能跟我借两万。

我没生气。

真没生气。

借钱这点事，跟我遇上的事相比，根本不是个事。不过，冤大头我可不打算再当了——这也算是上段感情教会我的一课吧。

我想了想回复道，借钱没有，恭喜你结婚，给你包个小红包吧。

我给他包了 200 块钱红包。

前任秒收。

自离婚以来，我第一次笑出了声。笑着笑着，我竟然笑出了眼泪。

泪眼模糊中，我看着书桌前整整齐齐的一排盲盒。每个盲盒上面都画着一张人脸，它们似乎在嘲笑我，你看你的感情像不像拆盲盒？

这套盲盒是刘占辉送给我的。

当初我跟他离婚，什么都没拿，只带走了这套盲盒，用以提醒我：生命中存在的不确定性。

感情就像拆盲盒，谁都猜不到自己拿到什么感情剧本。

我以为，我的剧本是浪漫爱情轻喜剧，没想到前任把它变成了黑色幽默荒诞剧；而遇到刘占辉，竟然是一部彻头彻尾的家庭伦理肥皂剧。

而我，竟然还是那个惹人讨厌的女二。

在我们的故事里，没有一个坏人。

可是却需要一个人来买单。

不幸的是，那个人是我。

遗憾，有一点。

谁让我与刘占辉之间隔了太多的人呢。

他的两个女儿、他的前妻、他的父母、我的父母……

在我与他的感情中，我仿佛与这群人一起，被滞留在一座骤停的电梯里，分享着稀薄的氧气，等待救助，难以呼吸。

我与他的爱情，人满为患。

只是因为那时，我并不明白：当选择了一个有历史的男人，他的历史总有一天会出其不意地找上你，打得你措手不及。

手指划过屏幕，我再一次点开那熟悉的微信头像。曾经，我事无巨细都会跟他分享，而他最后的那句留言，我没有回复，也永远不会回复。

我彻底删除了他。

我爱他，可我更想活得轻松坦荡。

就让我们，一别两宽，各生欢喜。

（全文完）

□ 毛小豆